

#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 東アジア漢字文化圏の中における琉球漢詩文の位置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上里賢一 公開日: 2010-01-22 キーワード (Ja): 漢詩, 琉球漢詩, 東アジア, 比較文学, 中国文学, 安南(ベトナム), 琉球, 中国, 漢詩文 キーワード (En): Chinese Style Poetry, Ryukyuan Chinese Style Poetry, East Asi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作成者: 上里, 賢一, Uezato, Kenichi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15027">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15027</a>

中国各報章摘錄

潘佩珠·定辰鐘賦他一〇五

定名鐘賦

今則人皆厭奇事但求器不尚其怪幻機要用其巨微統瀛瀛寰宇作事其雅大  
法與瑞士之法於一千四百三十二年三一學場名曰鐘機會群後以研摩精考而講究  
學民而公法之具器立而冬刻於儀精巧者合群稱贊踴忽者怡律進德故人均自勉  
而事不敢負國家亦準依會例別設教授業勤以精器上而良却球之內業鐘表  
者二千人均當心雷高手慧一輩之中造鐘者五萬餘皆工巧而仰榮徐松念龍博物君  
子也稱其心思精敏工於製器他國雖有倣造而莫與匹日碑修日甲碑曰玻璃波此  
三君者實為之師鑒別鐘之先鳴也至于今而人稱前二百年間別有之焉最著  
名者於音而善度者意而求精一則精於利野其也最善算此亦盡精機器  
少勇降我而立大功晚乃辭職而晚事此作鐘指不能屈或為蛇形吞球而出

或為燈形可懸于室或為毫之浮水或為鼠之至葉皆以首而指刻信無差於毫  
芒一則彈索機其心也心思絕巧器兼精其此製之鐘滿單本刻於玻璃室  
其堅而究亦亦正而平歐人馳海按方室推几錫首之此向必以之而隨行彈君  
之鐘人學識亦精規格指表款以氣而轉極乃合機而用電置之于室室引以  
相線顧藉極于別夜只可用于孝院雖集得于活法亦至稱其高見若夫玻璃內殿  
前王故宮憲司之此出入商賈之此會同有絕至上帝日中物火葉而安設置火鏡以橫  
室日影當天而赫之此注懸地以隆之是亦以日為針以絕為鐘右稱難製不虛神工  
瑞士之國亦曰瑞士與大法而為鄰以大法而為師人各擇其術業合而致其心思其鐘  
錶之出絕精且奇有表每揮一板長僅四寸上款之表皆若鴉眼而日月辰刻可以  
互見有表約指一板表嵌其面小僅六三字幾不辨而用之表手亦少差殊皆手工

之造民不借刃於機器其亦有五卦之要用其價或千之而不值法寧于李其自此親親羨  
為奇物射絕寰宇或曰大法之碑蠅以瑞士之疑泥板二城皆名地也各有教場以習云  
事鐘錶之工多出于此夫其鐘之為器也有不朽之事鐘之為用也有不替之執天度之  
甚短於是乎撲之人事則勤怠於是乎視之其利也廣矣其製也妙矣而其始作之人  
傍之皆笑其愚也至於國他國或斥其淫巧常情粗積習而憚更外估見忘  
遠國而訂進致其事皆此物鐘錶未乃若暗人初業撰揚金帛積以和方擊刀紳次  
鐘之準之而四序平扶千莫坐致可深陳密於三歷較每虛於甲氣而何云之宜水迎用  
星大濶中盈縮垂準疎數不同而何必必宜查去增筆室撲日披艾曆以占年候蔭  
屏內協律必若至是至御所食博衣寧臣輔治夜日兼施當夫地闕向曙東方  
未明金門將闕玉佩垂珠鐘以警之而輦竟不失度與之亦衣裳而無期到之

刺又何必投籤之覺夢圓枕之警睡也至於垂祀大典審若信約鐘以為期而無差  
報宣下肄業業須公深鐘以為度而無間過途車馬閱歷凡而以鐘為紀里數可  
不迷于去路更海外播帆出入凡浪以鐘為規天管不失其方向使伸手鐘以為  
也緩急而不改其度遠近而不更其程終始而不渝其節晦明而不隕其行是故珍  
逾赤璧尺璧至比平衡而何有於盤盂之器小瓦釜之需焉君子觀於鐘而得自強  
之旨焉燕息者冥心安佚者寂東不見夫鐘一晝一夜而無停執一往一來而無離次  
起寸寸之可操尚朝夕而永矢君子觀於鐘而得隨辰之義焉先辰者不違辰辰者不  
愆不見夫鐘辰之未乘莫能強之使鳴辰之失至莫能忌之使止知連者之意味要徑  
寤而靜使尔乃染翰作賦若詞尚銘泚吐挂漏庶備說鈴

輕氣球賦

甲

者以輕氣球為同者海客為之術此固曰中天照之別名也夫為之賦以誌其事其詳

今將乘雲氣以遨遊，御凌風而往還，徑橫手以表之，上下於至霄之間，安知人生之快事，  
而世學之奇觀也哉？考飛車之有作，出奇眩之國中，絨帟臘之與，馬亦曾有物以行  
空，始而泥載，後使畫圖務美，昔人此言，未必有此事也。惟天船之有製，而劍於自大法間，得  
失之異機，有甚涯之益利。原夫兩間地，北二氣薰蒸，清者上浮，濁者下滌，厥惟去與  
木，在因舉之而負，騰若夫煙與烟霧，則飄然而上騰，氣愈高而愈輕，矣君不見夫  
地面之與山巔，其以重而能去，輕矣，君不見其水上之有影烟，惟智者之妙悟，乃極出  
而適之，謂天路之可升，乃別器以為船，昔至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惟大法國有西各人，兄與  
弟而共製，業生涯於枋君，復生蒼之牧，想思直攝手去，煙乃以白布粘之，輕於大  
船斯結，輕氣是貯，下懸孔以置，船內積薪而燃，炬取烟氣之直射，望空際而高  
舉，屈指得而失之，一瞬轉瞬而不知其何處，茲誠可而有驗，乃摸倣而造者，方

其船之將致，遍以告于同人，惟國估之廣奇，亦人心之喜新，公家氣，竊以為賀，觀者聚  
首而望之，或喜極而歎，泣或驚焉，多以養神，惟在博物諸先生，出船類，傍通師心善，傲  
尖彈巧而研精，亦堪宜而遐想，載羊鴨以飛升，指煙管而直致，多鷄犬之先去，迨  
下乘而喜甚，豈可知道士于籠中，遂於飛，將軍于天上，蒙先生與其友，乃聯袂而偕  
往，船以入，誠宜自此始，事極由狗見，竟未解，雖揚帆以上天，且信絕而善地，迨二  
先生之於下，有兩貴人之了，往至乃接感而問，升從此而喜忘，則有家多，素封，中恥  
花，夢學以博而益精，意有因而更作，尔乃其為製也，膠漆為之，務綢緞為之，俸祿  
大，絕以單其外，懸巨傘以承其底，傘之下，則一床是懸，床之上，則名物兼備，有  
織焉，以測寒暑，有表焉，以告凡雨，有千里鏡，以昭遠，有自鳴鐘，以刻漏，又有沙  
袋，於上者，擲而棄之，又有鐵繩，於下者，往而止之，而其頂也，有窻而甚，至也有門，為

之機焉。以出於雲烟。閉闔乾坤。高下隨心。去就無痕。度其停則。西天九分。船之機也。計其度。則西里之二十分。船之行也。若而思。日以轉。器日以宏。有一美人。此先生共乘。船而從。覽由法。知而莫京。頃刻千里。不計其程。控是。用以占天。多某象。莫逃。用以測地。多極。地。巡。其事。而用之。多事。刺。可以。多事。而用之。多事。歡。可以。自操。昔西人之測。方亦。或用。夫。南。北。顧。氣。化。之。不。奇。於。度。數。之。難。自。以。船。而。推。步。遂。定。高。而。極。係。知。天。上。之。積。氣。愈。高。寒。而。愈。燥。爰。神。以。歸。來。此。地。氣。而。相。較。見。其。力。而。衝。薄。故。轉。傳。而。柔。情。或。遊。眺。乎。雲。溢。見。冰。水。之。凝。結。與。尖。針。多。相。似。極。輕。細。而。寒。冽。謂。過。此。而。更。往。恐。寒。暑。之。無。常。或。初。離。于。地。上。見。雨。後。之。密。雲。之。綴。二。里。而。見。電。又。數。里。而。見。雲。仰。馬。則。日。光。轉。以。俯。焉。則。雷。電。惠。矣。乃。則。更。上。數。里。間。微。之。黃。之。多。別。或。建。節。以。臨。我。正。當。揚。而。對。星。坐。大。將。於。甲。子。

船中。抗紅海而遙指。光洞燭夫。解情。遂暗鼓夫士氣。慨他。不能。為。高。係。其。甲。子。其。用。甚。望。利。果。勝。算。之。拘。操。蓋。先。生。之。至。悚。或。下。夜。而。遊。視。懸。燈。電。以。數。五。陰。地。上。而。凝。睇。謂。榆。星。之。歷。之。復。將。半。而。東。望。見。雲。馬。之。初。未。在。編。看。于。人。實。尚。未。分。其。魚。白。或。皆。兩。電。之。終。飛。心。惘。禾。黍。之。彫。落。燕。思。夫。電。之。此。生。蓋。由。電。之。相。際。乃。置。鐵。柱。而。行。船。款。收。電。氣。以。止。電。願。機。或。之。未。靈。又。浮。空。而。垂。意。氣。甚。泄。而。難。持。利。難。拒。而。未。壞。備。用。此。而。據。免。則。農。家。之。逸。獲。也。且。夫。神。皆。無。不。知。行。有。序。事。之。奇。也。必。有。不。測。之。度。測。之。劍。也。必。有。不。及。之。慮。惟。夫。作。迹。相。因。彼。此。迭。更。而。後。無。其。極。法。辰。于。成。皆。夫。船。之。初。刻。不。藉。火。氣。以。飄。揚。有。二。士。多。借。行。皆。之。月。之。安。揚。正。神。往。于。天。衝。忽。魂。歸。于。帝。鄉。遂。泚。傳。為。日。爆。蓋。烈。火。之。此。傷。自。夫。代。之。以。煤。氣。於。是。乎。無。患。乎。矣。固。或。謂。更。有。氣。之。輕。於。煤。者。但。取。用。之。難。常。皆。夫。船。之。初。刻。不。藉。火。氣。以。飄。揚。有。二。士。多。借。行。皆。之。月。之。安。揚。正。神。往。于。

故墜床與割傘不喜憂乎逆凡也。有大法之武官別得妙訣以行定不借力於吹噓，乃極心而西東，初以夢而名，後以神此是之格造也。至是而改之以巴龍，乃乃氣球之別号也。方今泰西諸國，格致之學，技巧相尚，器之日更，而前規而不章，創新或以相誇，或已乎得一機，左右可以輪轉，或自學得之製，高低自必爭車，彼大船與火車，吾見焉。亦軍吏而方且事，厥因循功未倍，亦奇巧款爭，夫造物至鉅，將遍乎霄壤，異日皆府愈開，利路益廣，四海可以一室視，萬里可以一息往，宮闈不能限其心思，寰瀛不能阻其趨向，而况閉閩自守畫地，為障三里七里之，抵千夫百夫之長也。夫同之玻璃京帳，有曰先生，學款窮其巧，妙事必要于推行，徂不及身而親見，亦將徒勞以求氏，推斯意也。烏有半塗自畫，而一藝不精，衣行見雲可乘也。凡可御也，八表不能移也。重霄可上也。斯辰也，吾願發柁前，往浮槎，遠遊以高挹群仙，而俯

視五洲。

龍城書色

風光滿眼今古何殊

烟雨空濛，疏一望多澄湖之東，層城樓地以初啟，滿氣強天而乍通，一千餘峯之樓臺，鶯歌曉柳，三十六街之綠管，燕雀晴風，惜昔天啟鴻運，帝同名跡，遙臨峻嶺，以歲業迫，俯長河而緲茫，倚陌連雲，處之爭歌，夫圓棒，至無持日，年日喜近於春光，每登遠岸霞新，高林霧滿，鳴駒聲動，舞舞舞舞，珠簾北昂之樓，錦瑟東津之館，臺半潭上，禪鐘而結霧初晴，白馬祠邊，社鼓而彩烟正暖，芳草不歇，遠近何限，女牆則十里懸燈，人日則千家泛棹，暹汀洲綠，飲生搖尾之心，古陌飄紅，恨寄佳人之眼，別有，題國斜陽，雪郎暮陰，云觀迎香之地，碧蒲柳鳳之林，舞女朝暮，行人昔今，車生而寂苑，頻過紅亭，麥秀，削影而危橋，遠望碧渚，烟條，其或紫塞張

徑垂門結組，紫羅夢於遙天。悲此情以終古，忽返棹于通津。後懸車于首圍，當樓  
羅賦，青年裘馬之朋，席地開卦。昔日烟波之主，玉蕊冷梅，運逸。搔柳情多，昂舌而狂。  
進已狂，傷書而輒喚，素何邈。遠烟景佳，凌山河，橫素之袂，攬風雲，興懷古法，宴蘇  
之蘭亭，蕪葦遠，恨東流，世代雖轉，凡光可掇，當遂自於京格，且寄懷於浙雲，白  
地氣之可復，安天心而有殊，被華山之聲，在園之勝，曾何足出夫名都。

靜圃賦 送序

莘野老人

余年十三歲，蒙 上命出外，就師友以資，滿學於今有年矣。而性素魯，力不從心，在  
披古哲之遠，微以省此行，良猶內愧。竊惟生於富貴之中，長於昇平之際，勢不能進  
敵畧以宣，聖化，勵操行以垂令問，安敢安於放逸。坐於者華，以取不乎，故每因侍同  
之暇，以若此文，自撰，其別園名靜圃，亦取何靜之意。前光為之記，昔又賦云。

屏山之岷，香冰之陽，回臨水，吹遠，升山光，爰治小圃，遂三年，盡世，遙隔市塵，迥塵囂而  
靜矣。近依林野，遙眺望之青蒼，知音無河，同雅集，悅志有東平文章，惟侍同之餘  
暇，聊達態，以徜徉，賞靜趣，不妨於約，知少年九日之長，又何必建兔園，而唐必宿客，  
亦不取問東園，以延訪，良於疏迴，同出徑，竹飛陰，而青蕙，水無波，而陸陸，啟  
柳門之遠，迅綠花，鳴之豔，艷葉，稠繞出，還通，闕鴨之波，石柳迴，迴，漸入聽松之磴，寔  
前明月，延秋夜，之同冷，橋畔流雲，送春朝，之清聽，正臨淨浦，朝看帆，橫垣接，傳  
庵，在何種，聲地，雖僻而更甚，景淨宜而生勝，豈巧之旁，期位置，之極，歷其池，其鏡，玩  
懽於畫，情玩一，一石，更饒，手逸，必栢，則栢，松千丈，老於百，圓，能橫，砥柱，崇密  
蒼，龍臥，栢，僵仆，草，斧昂飛，凡雨呼，嘯，煙霧，紛，露，名，則，園，嘉，嘉，昂，黃，支，離，喂，嗚，  
蛟，矯，穿，攬，魘，棘，器，鞠，之，形，料，料，徑，橫，手，程，邈，李，數，之，更，於，饒，栢，名，已，具，除



流之旁還有草花，蓋顯天籟之美，辰則菘蘭伴柳，挿擢孺籬，穢茂民戶，植楊  
遠池，空精善道，煙氣蒼蒼，挺格依崖，乍參差而橫植，舒吳晉之流，忽葑葑  
而倒垂，輕蕊低細，弱暴脆而拂人，嫩芽攢茁，含宿露而猶，咸送芳於畫檻，皆呈  
豔於綠池，或採掬而釀酒，或拈弄而賦詩，或餐食而却老，或纫佩而好香，隱於柳而  
有賦，俱茲甘菊而無遺，亦足增閒暇，遠觀之自適，而陶寫性情之宜也。若夫連圍  
洞房，至扁在亭，通室而連樓，接銅街而回圍，青繒生苑，空補蒲戶，李衡則  
橘收千樹茂林，石崇則柏木萬株連塢，陳思之希琴素琴，竟陵之空觴玉桂，程  
君鸚鵡烹自易，宋崔吉龜園，黃陸羽，婁重祜，只隨歌，牧羊柳腰，善舞，徐劉  
石及豔樓上之歌，詞，潘左陪軒，喧江邊之蕭鼓，此雖常情之欣悅，然志士之取  
故，臣吾適於閒亭，以悅其心，此編供尚之絲華，而反乎古也。

止子路宿賦

此中亦有佳處

附

梅山

高命物我同視，極心山水，狗宿則洞河鹿悅，躬耕而飲，自喜何遠，遊之有人，乃迷途  
而至此，片言磨折，俄成草野之夫，一榻流連，自至溪山裡，彼岐路句，自西自東，  
轍迹而忽兮，迷霧鷄冠而羸，亦難夙心傾於半面，之投情梅於片言之平勞，  
女何閑塞，宜掩於去馬，伊人窈窕，雲烟鞋接於飛鴻，滄意甚怡，於神亦淺，  
愈劍佩，願留於高俊，蓬茅一顧，則老犬于辰，步耕，懸衡遠隔，清光忘歸，美景  
可復，象環縹緲，回頭而極，隔雲邊，鶴影清疎，舉目而已，離葦外，音怨，此偶，吾意  
良厚，子雖賤，而意以此，近鷄黍，雖微，而事以此，有封揭，則亦往，繞砌，披襟，則竹  
影當牖，回津，向日，閑空，蒼於道，空浮海，有心，慷慨，俄消於夢，後曉，亦襟，於人，  
佳地佳，從潛見之，若無終，揚携而與，偕向，俠芥，胸臆，拘形骸，被蹻之，而言，循周道。

此觀之而自逆是鞋則沒世無同室老烟霞於外解人難康隆嗟萍水於天涯最蓋  
持身務潔接物惟慈雖辟世之相左亦重人之可憐一室幽絕園山深處相遇而與人心  
慰暫留而處士名者究而天將曠倪征取終達至人之聽邊隱者之譽迺面視之徒  
見其白雲倦拙者不以其去。

地球轉地傳為球旋轉不停

嘗有觀海國圖志見地球蓋其說獨異就問于泰西博學先生曰吾東地理之學皆  
曰地者方圓謂圓何理地者靜矣滿焉何義富者此多顧先生亦取其精意曰子不知  
前書以鳥卵形天地即此為世談天之創始也及謂地方將何此方行乎及謂地靜將  
何此根極乎天與日皆圓也而地獨能方其形乎月與星皆行也而地獨能靜其形乎  
地之五天中宜浮遠而無此辰也素而吉辰球圖未啟陸天者多此迎辰亦極詭畫

之宜夜周靜也及其圖雅世去立言者盡殫心力於格致窮考測於堪輿有往天大  
以度地勢有千里鏡以窺大塵見夫日取至中蒼天融為一象圓周轉乎其旁大  
地亦環運而依於君不見南北兩極東西一球周其傳者三百餘度分其思者自五大  
洲殊其節候者五通以力在其星度者九野以區對星辰行若一物之環而附也依傳轉折  
者江海之隨而流也始乎地心者日熱之引也壓乎地面者天氣之所周也一軸山川室中  
迴旋與七政而同運些三曜而同圓蓋一氣之致故湛然而渾然誠可躬於舟中之望  
岸海外之望船而何乎乎洗之言也雖山原溪澗凹凸不平抵高山派安靜不變而不信  
其方圓轉也惟其圓也而人不及然惟其轉也而人不及矣由其形勢之廣遠也故循理不  
已侵乎日之光順軌而行存乎天之健悠悠乎為晝為夜為日為水之流為山之屹  
木石冰雪之生凡皆雷運之所出此承焉而載焉固不而傳不惟與天而運之同

為極道之三而政度數之周環不過行星之等因其言西史曰已矣地亦星也子之見藏明更  
激滔洶更吾不知地之度者狹縮者盈厚者淺平者傾也物理推之而不能無多於地  
是也高下不常勢美達迤無定程美江河帶目而星美乘滄轉眼而更美而況乎  
至哀治亂倍伏之不常也大小強弱乘弱之相爭也崇北冥之中旋轉不停而交乎其內  
者固莫之能名乎

今夫地方印圖印緯印圓之手以萬七千餘里吾不知其何所製也素以地球撥之  
其說備見於南條仁坤輿圖傳蘭雅地里誌有司其說而吾以自有星志星日煌之  
河海流之東而西墜日更而月逝夫亦安知其根柢乎若渾天若圓餅車皆以方而  
靜者為地之傳也地球之流果何由理會得存乎乃詳究于素西之書其書言地亦行  
星之也思之天大之軌道頗稽子以圖為以日輪為樞紐異此辰之此處此處而不動

宜周流乎之虛蓋洋之如一坤也觀其月而其理有化玄焉彼明月之印以與地球  
為周旋受日光而始耀常光微多寡也迨觀月食之辰渾黑圓燿若屏恍若玉盤  
之軌彈而仰覓於目前惟其影之圓也而傳之圖詎不信於觀其于水而其理亦一也  
彼流水之三不與地球為流轉雖微之以輕異亦澄之而靜陳迨側觀江海之廣人物對  
岸了不可見宜其勢之高也蔽吾目於水面此其海之圖也而地之圖也詎不並顯是以前  
上而下而更動以之不虛或向或背而書之也以此不失月圖為準而辰序以之不愆軌道一周  
而年矣以之不拂合宜氣於一圖運生機於萬物互古今而常與振河海而洩不壅則  
舟行極岸習慣自如故能慷慨磨盡遠意不辛叩其此由輕氣者球列圖而遠遊  
也必藉有舟寰海而周流也千里有鏡天文可旁搜也日月星辰形無不著東南西北  
逆無不周於是乃闢昔人之言而謂之地球也而地之圖寧不五下形雖推測之至精亦臆見

而鞋故吾嘗考之曰夜測之星見其或東或西旋轉不停而地未嘗右平左歪坤元  
不可學而愈更

五大洲賦 海外諸國要九州

茫茫堪輿之內惟五大洲焉毒之以此而流而備也原造物之賦形者博厚而廣  
大任地傳之渾圓亦以存而顯晦乃凡其未開國洋地而莫解造舟車之流通遂  
創地而寰界蓋前此見同俯於一隅而今日陸宇宏於四海也五洲之出于今百餘年而  
去至破於千步建翻自始創球圖周遊海外尋新地於滄溟極環輪於大塊向大地  
而遐觀指巴而遙邁近以極於寰區同以廣於前代於是天指障五洲以區其三  
曰亞細亞居東球之西隅舉其地則北接俄西接歐帶平洋之隔洋按瀚海以襟  
行粵南必有國與北朝而奇軀高聳自率蒙古波斯皆其屬也印度琉球暹

羅緬甸亦其後也語其凡則天任地義又傳至漢注名文物之於至禮義教化之宏敷  
蓋其一裁括專之莫與為五洲之者都也其二曰歐亞也地最公平均法及美而南接  
俄與圍而西隣穆荷南而造般博宇宙之見同維機智之是尚亦用武之不詳至若  
西洋環繞赤道矣黃河利加亦東球之三分也地多沙漠生皆黑人維素西之同拓  
日經理以方秋若前古之未通厥西球之遠迤如利加則南地之相遠也自前明而始開  
為紅毛之土侯有至賴之中大恆土宇而大室崇禪讓之休風亦富強之是普其五  
者東西有黑黑之境焉新闢為雪梨金山其餘皆荒涼寂寞維英國之方開程期  
致於九水願僻荒之程通方官設而未更大矣重洋繞其幅幘五道分其節  
候三言之千度度其形勢五星十二年理其左右二極而平分南北而等周迴一而  
轉運東西其外博厚被丹十二夏舟有九只偏福於一隅若能宏於萬有夫其人

物。生何先。何後。土地用闕。何近。何久。維前古。未相保。以狹於中。依今日。傍求見。以廣於遐。漸坊後。初字。富。德。人。因見。錢。過。山。河。此。其。大。也。凡。景。多。此。其。殊。也。國。而。多。此。其。廣。也。人。物。多。此。其。稠。也。程。方。隅。自。限。者。盡。不。耗。而。觀。夫。五。大。冊。

### 錢賦

上海公報稿孫

伊噫錢兮。誰譽誰者。變化隨心。生殺在手。左無不宜。右無不有。應天圓。地方之形。等山積。川流之久。胡悅人而憂之。若羶。胡碎人而賤之。若酒。豈獨解。其士之。顏亦以耗。清談之。以人世所用。錢為最。靈。生我者。為父母。活我者。為弟兄。上之足以輔帝王。次之藉以祿公卿。得之可以復仇。怨夫之無以交。交。期。既煖衣而飽食。亦舍藏而用行。公與私而並濟。萬由一而以相盈。錢之來兮。莫究終始。或于仁人。或遺孝子。穴在地而光生。雨自天而瑞起。龍可登。而形。雀任銜。而色喜。文看。王老以和名。

帖待。尉遲而署尾。倘幸遇於觸籬。尚何慮乎質史。錢之去兮。孰尋其方。幻為。委化為蝶。翔。恣穿孔。而未得。縱鑄山。而莫償。徒障。空虛之麗。笑。攜。蓋。溫之。裏。曾何補夫貧。餓。莫足訊其歛。藏。維。最鄙。亦足成名。美。趙勤之。耻拜。感。鄭均。而廉稱。或至市。而盡與。或繞牀。而莫行。或識相公之可却。或憫父執。而全傾。請看受一杖之。卓卓。胡效聚百萬之。音。音。維錢可寶。適足貽羞。瘠。雅。論。破。賀。憤。並。投。壁。盈。千。而。駭。倒。箸。食。萬。而。編。收。訝。西。叩。東。園。之。競。入。笑。買。官。贖。罪。之。相。求。倘。跌。飛。而。自。故。豈。牛。吼。而。長。留。是。益。不。貪。為。寶。緘。默。以。思。方。通。莫。問。豐。雷。雷。雷。仁。施。錢。有。神。而。如。響。斯。應。錢。有。鬼。而。默。監。於。微。錢。之。母。也。正。其。本。則。長。育。錢。之。子。也。節。其。用。則。則。蓄。滋。故。能。使。富。者。不。流。於。濫。貧。者。不。病。於。危。貴。則。享。令。名。而。未。保。賤。則。毀。素。行。而。無。虧。冕。道。元。之。作。論。惟。夷。甫。之。可。師。吁。嗟。錢。之。榮。辱。所。基。凡。百。君。子。慎。而。處。之。

中秋望月賦 題為韻

相濡

銀河鴻影。玉鏡臨空中。庭地自殘。葉井紅。秋氣。半分。佳節。又逢。三五。夕。露。濕。
 清。歌。心。曲。西。東。感。韶。光。之。易。轉。恨。步。步。之。難。同。恰。當。桂。影。圓。圓。玉。兔。飄。雲。外。未。免。
 襟。懷。洒。落。酒。駐。杯。中。則。有。深。閨。怨。女。落。海。名。流。玉。漆。空。蒙。簾。掛。銀。鉤。或。浩。涼。
 以。整。燮。眩。如。兔。魄。或。吹。簫。而。度。曲。流。若。鶯。喉。或。列。燧。效。懶。殘。竿。玉。兔。初。燕。或。
 則。試。回。年。叔。餅。膩。如。油。莫。不。欣。然。自。便。步。以。忘。憂。笑。他。自。惹。相。思。帶。娥。奔。月。何。
 必。苦。尋。炳。恤。宗。玉。悲。愁。喜。如。好。月。暫。圓。佳。秋。易。往。韶。景。不。休。臨。風。涉。想。駒。
 光。長。逝。劇。憐。世。夢。空。蠟。角。沙。爭。太。息。神。舟。奉。揚。帆。弔。古。悵。明月。今。三。
 公。故。墨。迎。寒。感。深。秋。夕。野。象。是。則。三。盃。濁。酒。悲。向。齊。地。一。片。清。輝。恨。無。心。費。
 已。洗。手。在。事。銀。蟾。心。情。激。越。遼。東。則。風。火。頻。生。崑。崙。則。風。雲。未。歇。在。昔。亦。

油。麥。香。之。國。漉。之。今。昔。西。而。歐。風。驚。人。咄。咄。胡。駝。焉。怎。會。逢。赫。地。荆。天。神。鶴。
 何。故。空。觀。人。民。城。闕。

感時賦 一以滿眼春風百事感為韻

客有蹉蛇歲月。况瘁風塵。歷世途之險阻。寄人海而沉淪。悲雙履之年年。羨美人之遲暮。觀。
 駒光兮忽忽。佳節逢春。而况時而孔根。心憂加撥。國家多故。緒亂如縈。能不撫者。而。
 感事。對景。以依人者乎。吾想夫。願運美土。十萬花之飄江。歷海浪。破棄風。率自而。
 玉荆地棘。畢身而斷。梗飄蓬。苦於牛馬。賦苦沙燕。痛廿載之苛倖。長豎不。
 沒。倡羊年之拒約。有始如終。輸血繡肉絲。尚無濟。恐虎頭蛇尾。以何功。忍看廣濟。
 院中。拒約。從公所。問。堪。羅。雀。在。否。念。太平。洋。畔。地。遍。哀。鴻。羞。及。述。歷。多。展。學。期。未。滿。
 反哺祖國。心慮支那。同道他邦。身留日奈。詎文。部。陡。發。苛。章。並。韓。國。同。加。未。嘗。罷。

學而志有心。錫國而爭先。恐後。雪。濃。雲。暗。吳。陳。天。花。於。大。森。海。邊。風。雲。潯。翻。帶。  
潘。宗。孔。於。仁。川。岸。畔。唯。望。滿。表。叙。之。策。勿。悞。辰。初。力。求。振。作。之。云。母。鄧。浮。誕。

陳。表。花。邊。書。之。唯。須。講。表。叙。之。策。力。求。振。作。之。云。至。若。苦。困。經。年。獄。中。三。士。唐。柳。敬。經。根。

辛。已。備。方。伸。既。無。心。肝。大。吏。曷。何。用。意。于。軀。之。知。交。妾。似。三。張。堂。救。空。文。馬。遠。片。共。謝。已。

左。友。善。謝。屢。言。入。重。係。身。之。句。之。母。氏。難。禁。遍。濼。淚。潸。老。淚。夏。重。五。月。母。北。堂。而。盼。燈。孔。殷。

南洋又運動何事。日。昨。謝。已。居。往。南。洋。運。動。討。昔。者。之。母。也。愈。增。悲。憤。情。悵。黑。獄。

之沉沉倍賁。觸唐壯志。更有往日縉紳。如今因犯。官威妄逞。致警局之久。羈公憤敵。

接倒狂瀾。而孤挽。同為商清。而何罪何辜。恨酷吏仁童。可悲可嘆。濼道衛之示。觸我。

警心。披入獄之嵐。泣吾淚眼。唯是火。不生於一擊。累志。孤。不。終。悲。折。於。過。剛。上。情。知。返。嗟。

宇。射。狼。當。道。孤。扉。傲。威。牙。張。爪。舞。腸。滿。腸。肥。眺。五。羊。是。是。慈。城。茫。不。盡。哀。為。咄。

已無量。惘惘何歸。去勢將去。辰事已非。別去魂未醒。黃禍猶因。白種族。而危與。  
圖日窄。奴。簾。床。其。無。日。慘。絕。回。埃。斬。黃。祀。數。何。年。悲。哉。二。百。五。十。者。當。歎。燕。舞。  
如。承。淚。鶴。魂。鷓。柳。靜。花。殿。恍。對。冰。香。燼。僅。也。員。花。年。其。渣。倒。愧。無。救。世。之。方。  
寫。文。字。之。場。嗚。嗚。徒。作。傷。辰。之。客。已。矣。

論借款築路之利弊

夫天下之無不成於通而敗於塞猶人身為四肢百體皆藉血氣之通流而後  
強其用以供中心之指揮以成種種之動作使血氣不通則雖有四肢不得顯其功  
強雖有百骸不致成其作用其不暢於折廢於死者未之有也又猶之河流為川法  
溝渠皆通流於長江大海而後強源流不息以成利於之形勝湖沙之通  
泉似以法不通源流壅塞則雖有池源不涸移運活也雖有之雨不能匯於海洋  
其不日以消月以竭者未之有也故天下之通則成塞則敗一室不易之理也今中國  
所以萎靡不振者皆由於此其故由於通之不便也由於通之不便也由於通之不便也  
已西人恒言曰觀國之強弱當觀其交通之便否自法之通也近年以來中國於  
交通之便者無不與之相與築鐵路矣粵漢鐵路已贖之於美矣京張鐵路

又於九月十日興工矣雖此項之從何而出尚且若也母名曰借之於外國也

候部務以多權

策定通法不漫於成固之所以喜也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者之所以也天下之未有不  
與而民者未有不以事制而政者而外事制則難定矣此序制則部務  
振故通令自裁候部務尤為要義如掌其卓卓大者倘當通之米揮也  
明官制京師尚閱為主批決臣工奏議半出內閣故內閣辦事最為主任於部  
官之振悉仍前明之實自雍乾年間軍書多由內閣設軍機處軍機處設  
而內閣應辦之事減其半且日愈甚矣而大要件則強政務委以爲權俾而  
內閣應辦之事去其半其重已去而其名尚在且有無作不閱白內閣則軍  
機與政務處似迫乎事權於內閣則軍機與政務處又迫乎贊流此實則



三尚祿改侯者也。刑部專司典祀及春秋考試各事。今考試吏信吏則刑部僅司  
祭祀而九卿中諸寺如太常寺先祿所司之事半與刑部相涉。至鴻臚一寺太常司  
禮典清簡言之俱皆不候。三於刑部且部以練兵多武職。今講求西人操法。刑簡練兵  
大臣以總司其事。而各省綠營武職。漸設淘汰。則兵部之制似皆別籌。更定之法。其  
舊制大理寺司刑獄。凡有外省之案件。大理寺向有清理平反之責。刑部一司之刑  
部則大理寺宜司工部。即漢辰怪作大匠。以路礦要政。法部所當提議。今築  
路開礦。別簡大臣。則工部司。不過城垣垣廡正耳。司員中。幾至無以自給。似宜  
急議裁減。侯以爲核實。步軍統領即經管提督。得捕係其事。責令別設醫部。  
果核實子則有子。其官多得捕。每子可以資根衛。凡有名在憲。則謂神機營者。  
仍其可裁撤。開書繙閱繙紳全錄。凡軍機處大臣政務。及一年列名。以三人而盡。

數差。必至數差。而每一是。似不加統籌全通。可減者減。可候者候。擇其人而事以任。  
莫不令其高。涉他務。以收簡核名。宜蓋善。推其一則有才者。可以徑知其志。  
不至受。左右前後。思而具。其成敗。亦惟伊一人。宜任其責。更不至有互相推諉。  
之病。所謂省官。則省子。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或謂裁併部務。則可推  
大臣。恐啟倒持大阿。三漸殊。不出所謂權臣者。是事。亦非事。任勞怨。其  
居令。三世。正患在情意。不相連。至而有。輒以觀望。為長技。如有。宜心任。可肯受勞  
怨者乎。則保部務。以可權。正賴斯人。以承其乏也。而以。推員為。愈乎哉。

說風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充命苞云：陰陽怒而爲風。風者人物所賴以生，而不容或缺者也。故在春爲東風，在夏爲薰風，在秋爲涼風，在冬爲朔風。此四氣之風也。條風起於東北而立春至，明庶風起於東方而春分至，清明風起於東南而立夏至，景風起於南方而夏至，涼風起於西南而立秋至，閭闔風起於西方而秋分至，不周風起於西北而立冬至，廣莫風起於北方而冬至至此二十四節之風也。某日爲梅花風，某日爲種花風，應候不爽者，此二十四番之風也。甘雨和風，此澤物之風也。十雨五風，此盛和之風也。凡此皆無害於人，而爲萬物所必需者，惟是風之勢有徐亦有疾，風之用有利亦有害。如一和而行六里者，人物不覺，水雲不動；一和而行

三十里者，和暢宜人，水紋烟捲；一和而行百里者，松竹有聲；一和而行五百里者，芙蓉颺水；一和而行二百里者，飛燕斜退；一和而行二百五十里者，不研吹一和而行三百里者，蓬萊紫展，帽落塵揚；一和而行四百里者，萬竅怒號，海波瀾湃；一和而行五百里者，船沉屋毀，樹拔桅傾；一和而行六百里者，草木皆摧，鳥獸多死，砂移石走，物無完膚，凡此謂之颶風。天地間所不常有，不意六月十九日，天文師忽報暴風自西北來，吹向東南而去。本港適當其衝，是相正襟聳聽，恍如萬馬奔馳，千軍雷動，密標與屋瓦齊移。海水與危樁並立，風聲所過，令人心胆俱震。事後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凡船艇之沉失，人物之損傷，不知凡幾。方以爲本港地近海濱，受災獨慘，他處未必其然，乃未幾接省報，則風勢之狂，未嘗少殺也。船隻之害，壞迭有所

聞也。又未幾而各鄉之談風災者，基圍則沖決也，茅屋則朽爛也，亦將覆而凶。空果未熾而盡落也。風勢之大，受福之慘，此諸二十年前八月十二日之風，若或似之，以為經此一番巨警，從此可安枕無憂矣。詎意不出五天至廿四日，日本港天文臺又報風信，其行蹤與前不改。於是聞風者恐，望風者避。蓋自有前次之驚心胆，早為嚇落矣。客有從旁相慰者，謂尋常巨風，姑不具論，若臉颼而至，毀屋傷人，寔為世所罕見。故從前七月初一，大風為災，越十餘年，始有八月十二之變，又越二十年，復有前數日之變。今天文臺雖有是報，不過言其畧異尋常耳。豈真拔木偃禾，盡成災況哉？君但等諸捉影捕風之談可矣。未幾，果聞風聲怒號，越刻即止。不知其吹向何處去，而本港則幸慶安存也。又越五六日，朔則新秋已屆，白露將零，天文臺又懸

球示警，見者皆曰：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涼殿之至，此其和矣。姑安坐，以候之。未幾，而炮響隆隆，典鳴聲嗚嗚。船艇爭避於對河，巨聲忽發於水上。波濤高湧，密扇橫。事後查報，船隻之損，計亦不少。但不至如前次風勢之猛烈耳。噫，豈本港為箕伯熟遊之地，而頻頻枉顧耶？抑衰極必盛，天將以五日一風，預兆太平之景象耶？所可異者，每次風信，必由小呂宋而來。有疑小呂宋為風穴，故由是發軔者，不知四方風動，見於虞書，風行地上，輒於周曼風聲所發何處。莫有，但風從海上生，呂宋地近太平洋，海涂且濶，最易生風。故風景獨見其多耳。豈真舍是別無發洩之路哉？惟似此風颼，頻仍，若天文臺早為示警，俾海上船艇，知所趨避，則封姨所過，其景象不堪設想矣。

物理詳考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詩咏關雎脊鴿，尉著報羊羸，或見鳥，或制舟，或法縶，關而鏡，凡此皆洞  
察鳥獸草木之性情，而善為擬議者也。然物理至繁，多難悉數，因詳為紀之，  
以備博物者之考証焉。如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多  
樹，川蜀多藥，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多兔，鎮漢寶珠，赤荊李  
姚浦無蚊蚋，朱提以南無鳩鵲，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環廬無麥秋，大梁無  
螢，無寒蟬，貉不踰汶，狐不渡江，雉不踰濟，此物之因地而異也。豕剛鬣而喜  
雨，羊柔毛而畏露，蛤蚧候風，雲能以其殼，烏龜遇風，波能以其鬚，石鳥  
龍喜雪，犬也，丈人喜月，兔也，風獸也，北風聞鱗之獸，見則天下大風也，火獸也，北火  
移，即之獸，見則邑有火災也，水獸也，北水軫軫之獸，見則天下大水也，龍不見  
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星，冰螢不知寒，火鼠不知

熱，蓼蟲不知苦，蠶蛆不知臭，吳牛喘月，蜀犬吠日，鸛知天，蟻知地，霧濃而  
蟹螯枯，霧下而蚊咬折，將雨而鳥翅重，盛雪而蝗子沈，龍吐氣成雲，蚤  
吐氣成樓臺，雌蜺噴水為電，海鯨噴沫為霧，此物之賦性各殊也。獸以吐  
而生者，兔也，鳥以吐而生者，鸕鷀也，虫以吐而生者，蟾蜍也，逐月有子者，鷓也，四  
報有子者，雀也，胎生者，鼠一月而生，貓二月而生，犬三月，兔四月，兔五月，鹿六月，  
虎七月，馬十二月，象三歲而一生，羊一歲而三生，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  
胎生者，嚙咽而九竅，卵生者，糞食而八竅，水居者，腥，肉食者，臊，草食者，愚，此  
物之生，產各別也。鱗屬，駝行，蟹屬，橫行，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象行，先以  
鼻柱地，鸚鵡行，先以口啄地，鳥鳴，春，遠鳴，秋，獨鳴，曉，駝鳴，夜，蟾蜍鳴，于朝  
寒，蜚鳴，于夕，鸛仰鳴，晴，俯鳴，陰，鳩雄鳴，晴，雌鳴，陰，鷄啼，早則晴，晚則晏

則兩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勃而起則俯左翼，勃而下則仰右翼，鵝  
息下擊翅先左側，蜘蛛布網絲從右繞，鵲鳴在上，蛇盤不動，鵲鳴在上，蛇  
縮不行，此物行動各異也。鳥翼右掩左為雄，左掩右為雌，蜂尾  
有收者雌，銳者雄，鳩雄者斑，雌者褐，牡者黑，牝者黃，鳥雄去為翡翠，雌  
青為翠，物食者長喙，穀食者短喙，山禽尾長，水禽尾短，味  
圓而善啜，鷲鳥雄小而雌大，庶鳥雄大而雌小，鳥之雄鷲于雌，獸之孔猛  
于牡，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胞而不寐，化  
生者眼胞寂而有光，食水者耐寒而善浮，食土者無心而不慧，食木者多  
力而蠢，食石者肥澤而不老，食草者善走而急，食葉者有緒而蟻，食肉者  
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矢不食者不死而神，此形狀

性情之各別也。木梓接石榴，開花必紅，苦楝上接梅花，則成墨梅，柿樹接桃  
枝，則為金桃，桃樹接李枝，則紅而甘，以蓮藕投靛缸中，經年移種，生碧花  
柔上接梅，則不酸，柔上接梨，則脆而甘，薑白二菊，各批去一邊，用麻皮扎合，其  
花半黃半白，梨樹接桑，其葉脆美，柿子接及三吹，則全無核，此草木因人情  
而變易也。世之欲講求格致者，盍於此加之意乎。

閱本報西人論畜壽推廣其說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

昨報載西人考究物性，體察入微，據言兔活七年，松鼠八年，貓九年，或十年，犬  
十年，至十二年，牛十五年，至十八年，驢馬廿五年，至三十年，獅三四十年，駱駝四  
十年，象二百年，至四五百年，鷹素一百三十年，烏鴉一百八十年，云云，此第就家  
中畜養者言之，至於鳥容走曠，純任天性者，則彼固無由知之也。茲就

其說而引伸之，以為博物者資考證焉。如蟪蛄生三日，蜚生三十日，蟋蟀不知春秋，朝菌不知晦朔，大椿以八千歲為春，莫靈以五百歲為秋，其修短懸殊，夭壽迥別者，固無論矣。此外物類之多壽者，如獼猴壽八百歲，變為猴，後五百歲變為猿，獼壽一千歲，蟾蜍壽三千歲，千歲者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萬歲者背生芝草，出為瑞世之祥，麒麟壽一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鳥身，壽如其名，虎及鹿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熊壽五百歲，則能變化為狐狸，又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變為人形，鼠三百歲，滿百歲者色白，善恐人，可為占卜，能知一年凶吉凶，及千里外事，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神巫，或為丈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又千年之狐，性趙，性張，五百年狐，性白，性康，萬千歲而見五色，額上兩角，骨起，能解人言，或曰，龜壽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述壽記，萬千歲生毛，五千歲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鵠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壽三千歲，龍壽萬歲，虎千歲則牙脫，而角生，燕滿五百歲則生鬚鬣，千歲之燕，戶北向，蝙蝠百歲，能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以長生，三百歲能化形為人，羽遊諸天，千歲之後，體白如銀樓，卽倒懸，飲乳水而長生，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萬歲，鹿六十年，則牦，瑤于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玳瑁，魚之珠者，五十年後，不復數，腮鬣紫色，眼紅，色口赤，色鶴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形，千二百年形定，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七年羽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鳴，復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年毛生，毛白如雪，或純黑，泥水不能污，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

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至于花木之毒，嶧山有禹貢柏，桐，秦山有秦大夫松，秦郡有秦柏，東岳廟有漢柏，涿州有唐烈柏，大桑，盧龍靜安寺有陳朝檜，吳興鐵佛寺，金陵牛首，皆有六朝銀杏，此皆物類之在涼山大澤中而得葆天年者。大抵天地生物，要當順其天性，純任自然，聽其自生，自息，若強困於牢籠之中，屈置於園囿之內，能培養得宜，亦同歸於盡。以故園圃所養之牲畜，究不及山林鳥獸之多壽也。

### 說行星

西報云，有人考知微物，最能耐寒，甚至以空氣之流質浸之六閱月之久，尚生存。故格致家推測地球上之生元，或由別顆行星傳至地球也。據天文家言，繞日之八行星，實係與本地球同一景象，依時有日夜，有山河，民物，豈行例生之倫，莫

不畢備。我之昧彼如星者，其光線實受之自日，蓋我球半俾方背日而為夜，邊眺彼全俾故覺其熒之含光也。彼之昧我亦依又云，地球之中一切生類，其大初之始，莫不由質多雜，採逐層，換體，銜橋微分而未蔓，衍連，延由小而巨，然後始分形，傳種而至今日，所謂人為猴類，剝換而成，亦其說也。若猴以前，則儒動球形，皆難究詰，或必問各類最初之形，竟莫究其為動為植矣。此西報所謂地球上生元，或別顆行星傳至之說，其由來也。又云，有西人能用遠鏡，將若大行星，照映為影，以便留存，日後考察。西報述一千八百四十年，辰有人始得火星圖，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又始一圖，至一千九百零一年，有為路者，又始一圖，細察三圖之異同，則見其面情形，已為遷二次，其初幅祇能顯其光陰之大點，次幅則能顯出其大連河，於明亮處，第三幅則陰影處，小連河。

亦畢露云此則攝影法日王之明証也

### 太白星說

夫眾星之麗乎天者。雖森羅布列。而運行隱見。各有纏度。在設天者皆可推測。而預言之。每或差也。近來人有望見日次星後。於西方現見。出一星光。耀無此。此非他。乃太白星也。是星每一年現出一次。而無定位。不知者以為新奇。此特每稽之證也。茲特詳說如下。庶足以破其惑。今夫恒間。雲後星宿列見于天宇中。光潤明耀。有如珠璣。玉貫者。此則吾人所皆見而知也。而不知眾星中。實有二類。一是常星者。常居其所。而不遷。如二十八宿者。其纏次。居常如是。十年之前。在此纏次。十年之後。名仍在此。間。初未嘗有易位也。其他眾星。不常在一處。或所謂之彗星。今恒見此星。見于常所。易於改誤。及至數復。復又見此星。見于他處。所以屢易其次舍者。由行星常隨日而運轉。如地球者。然且行星無有光芒。又無熱氣。其本質常暖。名是光。如一塊如地球。與月者。名受日之光。反射光。影于下。土如鏡。一照於其外面。非如鏡面。明其暗。若地球者。類惟其自光。最微。故星宿雖去日甚遠。亦無不昭徹。而生反光也。此行星其大。倍於地球。而有大於地球者。以其去地球甚遠。故所見似小也。總而言之。地球名行星。三。除地球外。有二十七行星。其最大者。四。常轉于日。四。彗星。諸小星甚繁。不可勝數。首稱其行星之名。如後。從其數。首者。而次。第言之。是行星。一是大。白星。二是地球。三是火星。四是木星。五是土星。六是天王星。八。是海王星。計此等行星。隔日。日者為一。近則地球為第一類。皆環日。而以其轉運。與地球無異。近日者。則一周。轉速。遠日者。則一周。轉遲。皆隨其所至之遠近也。更有常隨地球。環轉。而不相背者。是果何物。取乃月也。以此皆行星。大異。姑未詳說。但就大



白別言以明之。夫立地球上而望之，此星之出沒以辰，其次舍則晝夜各異，或黃昏見于西方，而晨見于東方，人常稱為長庚與啟明者是也。其色明而白光，甚常不搖動，與他眾星異。泰西人稱是星為神，比諸美婦人，所謂美如星者，蓋指其人之最美也。是星之明，不藉日光，珠日而轉，與地球同。惟地球於二高點中，自轉得一周，是星只二十三點，來自轉一周，其轉辰亦半。逆明半，逆暗半。地球者，以其小較地球，亦逆所以受日之熱氣二倍。於地球，惟其近日，故經七月十五日，已瑞日得一周，比地球之於十二月間，始得一周者，更速也。且該天象，常謂太白星中，亦有人民者，其說想必有理。浸假有之，則其人必身材強壯，倍勝于吾人，方能當受此熱氣云。孫另續。

### 地學原招

吾人之步履，此生長之呼吸，地球是物乎？地球乃空中諸星之一也。星俸甚多，曰星也，曰辰也，曰宿也，曰環宿之小星也，曰彗星也，太陽亦星也，地球則環日之一星也。太陽亦一小星，環地球而行也。今以諸星論之，星是一光點也，空中耀耀，衆目共見也。諸星各有度次，若相隔不可移易，其光乃其自為也。此諸星為數甚多，不可以億計。吾人相去甚遠，其光或多或少，人因其光之多少而分為五大項，其最大者光最多，條以次遞減。邪諸星之行，觀望之情，我每當瞻天清夜，此見諸星不可勝數，皆有板轉之形。談天學者，久已留心於此，則諸星皆為太陽出於東方，入於西方，蓋一室之躔度也。間有他諸星亦逆此道，既升又沒，循環不息，此乃此標為恆星者也。若諸星則但自東而西而已。雖此諸星非出於一夜，亦非存之皆在此處，一年之內，天上星宿，每夜輒殊，其此見蒼天之色，環包地外，而吾人此標為天者，乃一圓界，天文家分為兩半，一南一北，每半各繪一圖，則知北星不見於南，南星不見於北。至於南北二圖界限，有白如一帶練，人間此標為銀河者，乃是星光積成也。此眾星最高，非人目可望見，即天文顯微鏡測之。

亦難分極其絕遠之處猶多眾星愈上愈高星又愈多此天文家印定之言也

### 地輿原始

右是圖  
抄下全

地球是八行星之一也繞日而行。地圓地是圓球亦為天界之形南北兩極微偏自一至二赤道則愈高耗自三至四度當看第一圖其三四數指者乃明示一線分地形為二較與南北極自一至二度勝甲十二其體此可見地之圓也。當至海岸可見地之圓球為一天文士立於第二圖一數則并遠望海上之船初相距不甚遠則船身及帆檣皆可見至三數之度則只見帆耳至四數之度則并帆亦不見矣。若此則海面豈以此法推之必信地形之圓矣。又約畧言之人可繞地球而周行非地圖而何。惟其地故一舟離某處而行惟向前直駛自能反其故度。橫線第三圖地之橫線自一至二有一第一二千其體等之長這橫線比與地上極高之山自脚至頂約二西里者勝至一千五百倍。人法鑄一西尺五十分或一千五十釐之彈子以象地又於彈上置一釐厚之沙子以象地上極高之山則

沙子不可復浸更比例觀之此謂地面比與相實外面更有滑膩此說誠為有理地之周圍有四十兆其體對是辰行度第五圖人此謂對是辰行乃地球中橫距之點為第五圖二點與一點乃腰背之點與四點亦對是度人見居於二點與四點之人比與居於一點與三點之人長似其頭向下而其居上者法確論之心彼此人長其重質必附於地面而其上皆天之此覆每欠缺處者。地球自轉地轉自轉為每日二十四點鐘之間自西而東未嘗息也地之轉也四面皆轉茲分為一數二數三數四數為下第一圖地面則當向於日月及諸星為圖中此寫五數地轉至此故吾人至地上此見空中星宿若出若沒而實未嘗出沒也由吾人隨地而轉其始也見星宿出于東方繼則見其至吾面上終則沒于西方而不能復見矣。至坐車火船或至車中似竟吾身安穩不動而地與車亦若奔馳於左右之間此亦極吾人幸隨地轉而此見當若日行而吾身不動焉。此見諸星宿亦是此理晝夜地轉不停於是晝夜分為二人嘗見日晷燭於地球之上也但半

球見日而半球則蔽日。每光視第二圈便見。地之圓行爲此。則地面遍轉於各處。初見日。日之度星  
爲早晨正對日。之夜星爲正午。日將入。之夜星爲晚。不見日。之夜星爲黑。地球繞日亦循  
自西而東之軌道。地球繞日一周。必須三百六十五日零六點鐘。是勝於巨砲彈子發射之速  
也。地力之速何如哉。

太陽亦一星也。諸星中之最小也。與地球相近者也。苟太陽與地球隔遠。其他最遠之諸星。則  
地球上必不能見太陽矣。太陽之闊度。爲何乎。人嘗算之。則太陽大於地球一兆三億倍。太陽去  
地幾何乎。日光每一忽中。去七萬五千里。其光之透地。僅八秒鐘十三忽耳。是日與地隔三十七兆  
餘里也。雖然日之隔地。以此甚遠。而未足爲異也。較之最近之星。則其相隔之度。猶多勝於日  
此他相隔之度。蓋星光之透地。必須三年有奇。其與地最近之星。則必須數千年。其光乃可  
透地耳。行星之環太陽者。初望之。以爲衆星而非也。星與人最近。自能獲光。每異於日。若行星

則與地球相近。借日之光。而其光乃透於地上也。苟吾人可工於行星。則下視地球。亦爲衆星之  
先。其光及太陽之光。此微歟也。行星之異於諸星者。以行星環日而行。而諸星則似乎住定處。  
而不極也。行星之大有者。八。至於行星之小者。亦多。地球是八行星之一。以諸行星之近太陽者言。  
之。則地球爲第三。列宿諸星。每有列宿相隨。其隨地球而行者。則太陰也。彗星。人亦稱爲彗星  
者。乃先倭倭作一團。而其光甚微。其外則有彙形。其光之散。各形者。人謂之彗尾。彗星  
環太陽而行。其彙度圓而長。倏然出現。久之則不見矣。

月乃行星之一也。中於地球四十九倍。月之近於地球。較與日之隔於地球。勝四百倍。自月至地球。共三百  
八十里。其體象。觀第一圈可見。月之本質。亦如地球之壹光。其所以有光。灼於地上者。以受光  
於日也。月之繞地而行。如地之環日而行也。當月之繞地也。地力又能引月。以環日而行。觀第二第  
三圈。則月環日及地球之軌道。瞭然見矣。每二十七日照。則月繞地一周。有辰見月。

○圖有辰見月之弦又有辰不見可知月之異於日及地球也。嘗月至日與地之中間則吾人不能望見。因月之黑面向於地球故也。觀第四圖可見。嘗其見月之圓也。乃月至地球之後故能以此受於日之光。遂慣於地上。觀第五圖便見矣。

### 雨電解

近者西三月底至河內城大雨電前必二次相距數秒鐘。每次近二秒而止。人皆見雨電之辰。石亦見塊大小異形。大者則如鷄卵。馬小者則如米粒。馬至南國電不數見。然而雨電亦常有之。即至他處。亦大法國則多矣。蓋電氣中帶集津。或在或細。或於彼處或於此處。此以大法國未嘗以電為異。而也。南國則不然。蓋南國人於此事常有迷信。故以電為一年中不祥之兆。夫雨電乃是有自極。極西極知人。多言之。以白雲。因推諸君子必嘗仰觀於天。見有雲片。細而白。各相隔數尺。積成層。或五尺。或十尺。中有陰際。極透徹。此雲帶至五百西尺之高度。乃由水線。或往而或。春也。若遇他雲片。至於空中。形如雪山。藏有電氣。則此雲為他雲所留住。其形如結。之。水線。此辰聚成。或塊。而落於地。為。皆幼禾。初茁。若遇電。則最切實。此幸者。電帶降於一狹小之地。度而未嘗有周匝廣徧之形也。

### 煤炭說

煤炭亦名土炭。乃古辰樹木。入地中層。累堆積。經久而化成炭質也。煤炭之富。以英吉利、比利時、法國、普魯士、奧斯利加、又次之美洲、煤炭、比歐州尤多。為中國產煤亦富。然開採尚寥寥。其至北圻之地。煤礦不可勝計。現開採者。芒街、鷄步二處也。凡煤礦中。見有物如鹽質者。則常煤有炭。上下成行。其中間有軟土。或白土。且其煤炭。必層加形。彼層之上。必有二十層。其層層煤炭在地下極深。開採者。必須掘深如井。直至煤炭之處。又構廠於隧道。控而廣之。其行列要齊整。其行掘之井。必深八、百、西尺。取之煤炭。成為方片。然後置於車中。載之井口。乃用機器運而升之。